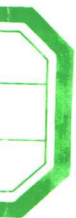


# 摩尔·弗兰德斯

笛福著



# 摩尔·弗兰德斯

〔英国〕 笛 福 著

梁 遇 春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北京

Daniel Defoe  
THE FORTUNES AND MISFORTUNES OF THE  
FAMOUS MOLL FLANDERS

据 Everyman's Library 版译出

摩尔·弗兰德斯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重庆出版社重印  
四川省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重庆印制第一厂印刷

字数220,000 开本850×1168毫米<sup>1</sup>/<sub>32</sub> 印张9<sup>7</sup>/<sub>8</sub> 插页2  
1958年9月北京第1版 1982年7月重庆第1次印刷  
印数: 1—62,270

书号 10019·815

定价 0.98元

## 出版說明

本書是十八世紀英國著名小說家笛福的重要長篇小說之一，主要內容描寫一個清白的少女，怎樣因為環境的逼迫而墮落成為蕩婦，終於作了小偷被送到新門監獄的悲慘故事。從摩爾·弗蘭德斯的一生遭遇中，可以看出當時英國社會上，有產階級的欺侮女性，荒淫無恥，凶惡險詐，胡作非為，盜賊流氓遍于城鄉，司法慘酷黑暗。展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幅陰森可怖的圖畫。這部現實主義的作品多方面地生動地反映了十八世紀初期英國資本主義社會的精神面貌。本書曾由梁遇春先生譯出（原譯“蕩婦自傳”），於1931年在北新書局出版，現在我們約請王仲英同志作了校訂，重排出版。

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

1957年12月

## 摩尔·弗兰德斯自传

因为新門<sup>①</sup>老牢<sup>②</sup>这两个监狱的簿册里都有我的真实姓名，那里好些还未解决的重要案件又是同我个人过去的行为有关系的，所以在这本书里我不能说出我的真名同家世。或者我死后，大家会知道得详细些。现在还不是明说的时侯，就是有个大赦令下来，甚至于不论何人、不分罪名的大赦，我仍然不敢明白说出的。

有几个穷凶极恶的伙伴（他们现在是没有法子来害我了，因为他们都已经从绞刑架上走出这个世界，我从前总也以为我会走那条路）只知道我叫摩尔·弗兰德斯，那么就让我在自述时也这个名字吧。你们知道这些也就够了，等我将来敢明白说出的时侯，再来仔细地谈我的真名同家世吧。

我听说我们一个邻国——不知道是法国，还是别个国家——那里皇帝下过一道命令，规定当罪人判处死刑，或者罚做摇橹奴隶，或者流放远方的时侯，他们所有的小孩都归国家管理，因为这班罪人财产被官没收了，多半不能够有钱来抚育他们子女，所以政府就把这种小孩子放在孤儿院里，衣食全由国家供

---

① 新門(New gate), 英国著名监狱, 在伦敦西門。

② 老牢(Old Bailey), 在伦敦郊外, 是当时的刑事裁判所。

給，將他們撫養長大，成人時候，叫他們出去從事各種行業，干各種的職務，這樣他們便能有個正當的職業，可以靠著自己的勞力謀生。

若是我們國家採取了這種辦法，我小時候也不至於那麼孤苦淒涼了，世界上沒有一個朋友，沒有衣穿，得不到一點幫助，也沒有人肯來幫助我，因此不僅受過許多苦痛，而且當我還不能明白自己的處境以及怎樣去想法補救的時候，我已經被人們帶得下流了，那種生活不單是可恥，而且很容易弄得我的靈魂和肉體同歸于盡。

但是我們國家却有它的辦法。我母親因為犯了一件不值一提的偷竊案——從奇普賽第一個布店里隨便拿去三塊上好的荷蘭布——就被判了大罪。當時的情形說來話長，我也不去重述了。關於這件事，許多人的敘述各自不同，我簡直不知道哪個是對的。

不管那回事情的實在經過如何，有一點他們的敘述是一致的。我母親說她身上有孕，請求暫緩執行；經過驗明的是懷孕以後，法庭允許將處刑日期展緩七個月。七個月以後，法庭叫她去受從前判定的死刑，她又請求寬恩，最後辦到減輕處分，只把她流徙到殖民地去。她離開我時，我只有半歲，而且招呼我的人，你們當然知道，也不是什麼好東西。

那時我生下來還沒有多久，當然什麼也記不得，關於那時候的事情，我也只是聽人說的。因為我是在這樣不幸的一個所在里出世，小孩時候，也沒有哪個教區來撫養我；我到底怎麼能夠活着，我自己也不曉得；只聽過人們說：我母親的一個親戚把我領去，養育了一些時候，至於由誰出錢，是誰的主意，我完全不知道。

我所能夠記得，或者說我自己所知道的最早的事情，是我跟著一幫所謂吉卜賽人或者埃及人游蕩。但是我同他們一定沒有相處多久，因為我的皮膚並沒有染上顏色，而他們帶著走的小孩子總是染上顏色的。至於我起先怎樣會同他們結伴，後來又怎樣同他們分開，我自己也不記得了。

那是在厄色克斯的一個小城叫做科爾拆斯特，他們離開了我；我好像記得是我離開了他們（我自己躲起來，不願意再同他們一起游蕩），但是這些零星細節，我是沒有法子說得清楚的。我單記得科爾拆斯特教區的人員碰到我，就把我帶走，我告訴他們我是同吉卜賽人一起來這裡的，但是不願意再同他們一起游蕩，所以他們就把我丟在這裡；他們現在到什麼地方去，我當然是不知道的；這班人雖然派人四出調查，還是沒有找出他們的行蹤。

我現在有人來撫育我了。雖然城里並沒有一個教區照法律應當供給我的費用，但是人們知道我的情形，知道我年紀太小，我那時還不到三歲，不能夠工作，城里的官吏動了惻隱之心，吩咐人們好好地照應我，所以我就變成那里的人，仿佛是生長在那里的一樣。

我的運氣很好，他們送我去撫養的阿媽（他們都這樣稱呼她）是一個那時的确很窮，從前却過过好日子的婦人，她就靠著撫養我們這類小孩，得到一些工錢。她天天替我們預備好一切日常必需的東西，一直等到我們成人，能夠出去干事，自己出去謀生。

這個婦人自己還開有一個小小的學校，教小孩子們認字做工；因為她從前也是上等社會中人，所以她很會培養小孩，而且非常細心。

但是最值得我們贊美的是，第一，她使小孩子對於宗教具有熱忱，因為她自己也是位虔敬誠實的婦人；第二，她培養孩子大耐很會管家，很愛乾淨；第三，他們的禮貌同品行也都非常好。所以我們只是吃得壞些，住的房子簡陋些，穿的衣服粗些，在別的方面我們的教育是同千金小姐一樣的講究。

我在那里一直住到八歲，忽然得到一個可怕的消息，聽說治安官（我想他們是這樣稱呼）下個命令，要我出去服侍人家。而無論到什麼地方去，我實在不能夠做多少事，我所能夠做的只是替人跑跑腿，或者做庖婦手下的苦力，他們常常這樣告訴我，真把我吓壞了；因為我對他們所謂伺候人家這件事的確是感到極大的厭惡，雖然我的年紀那時還是很小。我同我的阿媽說，我相信只要她肯答應，我一定能夠想法維持自己的生活，不用出去服役，因為她曾經教給我做針綫、打毛活，這是那城市的大宗生意。我告訴她，只要她肯收留我，我願意替她做工，替她好好地做工。

我幾乎每天都同她說，我願意盡我的力量替她做工。總之，我整天不外乎做工同啼哭，這位仁慈的老婦人看見我這個樣子，覺得非常難過，結果弄得她替我很耽心，因為她真是愛我的。

有一天她走到我們這班可憐的小孩做工的房里，特意坐在我的對面，並不像往常一樣來指導大家，卻像是來觀察我，看我怎樣工作。我正在干一件她吩咐我做的事情。我記得是量畫几件衬衣料子，這是人家找她縫的。一會兒她對我說：“你這傻孩子，你老是哭。”（因為那時候我正在哭）“我問你，為什麼這麼心酸？”我說，“因為他們要叫我到別的地方去，當一個僕人，我的確不能夠做多少事。”她說：“不要緊，小孩子，你雖然不能夠做家事，你慢慢可以學會，他們開頭一定不至於拿很麻煩的事情給你



干。”我說：“不，他們要叫我做很苦的事，我干不了，他們就会打我，女僕們也要打我，逼我做难做的事，我又只是一个小孩子，实在沒有法子做好”。說着我又哭起来了，所以也不能够同她再說什么了。

这些話感动了我那位慈母般的阿媽，她就决定現在还不讓我出去服役。她叫我不哭，她說要去同市长先生商量，等我年紀大些，再派我出去服役。

但是，这不能够使我滿意，一想起迟早总得出去服侍人家，我就觉得非常害怕，就是她答应要等到二十岁，才叫我出去当僕人，我心中还是一样难过；一定还是天天哭着，怕的是最后总免不了听人調度。

她看我还没有安靜下去，开始对我生气了。“你还要怎么样呢？”她說，“我不是告訴过你，要等到你大些，才叫你出去嗎？”“是的，”我說，“但是我最后还免不了要去当僕人的。”“怎么，”她說，“这个孩子瘋了嗎？那么，你想做个貴妇人嗎？”“是的，”我說，我任情地哭着，最后又大声号啕起来。

这句话倒把这位老婆婆逗笑了，这你是可以想得得到的。“好，太太，”她含譏帶諷地对我說，“你要变做一位貴妇人，但是你怎么样子变呢？靠你的十指，你要变做一个貴妇人嗎？”

“是的，”我很天真地答道。

“你能够賺多少？”她說，“你一天的工作可以掙得多少錢呢？”

“我紡一天紗，可以掙三便士。要是縫普通衣服，一天有四便士，”我說。

“唉！可怜的貴妇人，”她又說，一面大笑，“这对你有什么用？”

“这就够养活我自己了，”我说，“只要你肯让我同你住在一起。”说这两句话的时候，我的声调是那么可怜，那种苦苦哀求的样子，老妇人听了，心中觉得对我特别依恋起来，这是她后来告诉我的。

“可是，”她说，“这些单够养活你，并不会有钱剩下来给你添置衣服。那么，这位小小贵妇人的衣服要谁替她买呢？”她说的时候，总是对我微笑。

“那么我可以加倍地努力工作，”我说，“我所挣来的钱全给你。”

“可怜的孩子！那还不够养活你自己，”她说，“那一点钱几乎连供给你的伙食还不够呢。”

“那么我就不吃东西好了，”我又是很天真地说，“我只求你让我跟你在一块儿。”

“怎么，你能够不吃东西活着吗？”她说。“可以的，”我答道，完全露出小孩子的神气，一面仍然任情地哭着。

在这些谈话里，我并没有一点耍手段的心思，你们一看就晓得这完全是自然流露的话。但是话里含着那么多的天真同情，把这位像母亲般的慈爱的老阿妈也弄哭了，她哭得同我一样地厉害，牵着我的手，带我走出教室。“来，”她说，“我不要你出去服侍人家了。你就同我住着罢。”这样子我才放心下去。

后来她去拜访市长，谈到我的事情，我那位好阿妈就把我所说的一切告诉他。他听得高兴，叫他的太太同两位小姐都来听，自然她们都觉得非常好笑。

可是还没有过一个礼拜，市长太太同她的两个小姐忽然来看我阿妈，看看她的学堂同小孩子。她们参观了一会，市长太太问我的阿妈：“——夫人，请你告诉我哪位小姑娘想做贵妇

人？”我听到她的話，害怕得了不得，虽然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緣故。市长太太走到我面前，她說：“姑娘，你做什么活計？”姑娘这个字在我們学堂里几乎是从來沒有听見过的，我心里暗自納悶她这样称呼我，不知道含了什么歹意。我站起来，对她行个屈膝礼，她把我手里的活計拿起看一下，說做得很好，又拉起我的一只手看看說：“我看起来，她或者会成个貴妇人。我告訴你，她的手长得像个貴妇人。”这使我非常高兴。但是市长太太不单是說出甜蜜的話，还向口袋里拿出一个先令給我，吩咐我好好做工，跟着人家学做女紅，在她看来我很可以变做一位貴妇人。

实在，我那位老阿媽，市长太太同其他的人們全誤解了我，因为“貴妇人”这个字，她們用起来是一种意思，在我心里又是一种意思。唉！我以为一个能够自食其力，养活自己，不要出去服役的人就可以說是一位貴妇人。她們的意思却是貴族奢華的生活同其他許多我不懂得的事情。

市长太太走后，她的两位小姐进来，她們也要找这位“貴妇人”。她們同我談了好久，我总是那样天真地回答她們。但是每次她們問我是不是决心要做个貴妇人，我总是說，“是”。后来一位小姐問我怎么样子才可以算是貴妇人。这么一問，到把我弄糊塗了。最后我用反面的話来解释，我說，一个貴妇人是出去服役的，不到人家那里当僕人的。她們很高兴，我对她們說了好多小孩子話，她們也很爱听，她們大概很喜欢我，也給了我一些錢。

这些錢，我全交給我的阿媽，同她說等我将来做貴妇人的时节，所得来的錢也全归她。从这次談話和我別时候所談的，我这位老师漸漸了解我所謂当貴妇人是什么意思，知道在我心目中的貴妇人就是一个能够靠着自己的工作养活自己的人，她最后还問我这是不是我的意思。

我說，“不錯”，我還堅持說能夠這樣自給就可以算是一位貴婦人。“我們這裡不是有一位，”我講出一個修補花邊同洗貴婦人們所帶的花帽的女人的名字，“她的確是位貴婦人，人們也都叫她太太。”

“可憐的孩子，”我的老阿媽說，“你要變做這樣一個貴婦人，那是很容易的事，她是一個不名譽的女人，已經有了兩三個私生子了。”

我不懂她的意思，但是我答道，我知道人們都叫她太太，她又沒有出去服役，替人家管家事，所以我總說她是位貴婦人，我想做這樣一個貴婦人。

自然我這幾句話又傳到太太小姐的耳朵里，她們聽了很开心，那兩位年輕姑娘——市長先生的小姐——時常來看我，問我的阿媽那位小貴婦人在哪間房里，這件事使我覺得很驕傲。這三位太太小姐常常來看我，有時她們還帶着別人同來，所以全城里差不多都曉得小貴婦人是我的外號。

我現在快到十歲了，看起來有些大人神氣，因為我的態度總是非常嚴肅，禮貌也很周到，我還聽見貴婦人們常說，我長得漂亮，將來還要美貌，聽到這些話，自然很有些驕傲。但是，這種驕傲那時對我還沒有什麼壞影響。她們常給我錢，我就交給老阿媽，她的確是個誠實的女人，待我公平極了，把我給她的錢全花在我身上，替我買帽子，衣服，手套等等，所以我老是穿得整整齐齐的，老是頂干淨的，因為我最愛清潔，即使穿了破爛的衣服，也要干干淨淨的，不然我自己也會把它放到水里去洗。我的好阿媽很誠實地將人家給我的錢花在我身上，總要告訴那班貴婦人這件東西或者那套衣服是用她們的錢買的，她們听到了，常常又給我錢，直到後來有一天治安官真的叫我出外去服侍人家。但是

那时候我已經是个能干的女工，貴婦們待我又那么好，所以我深深晓得我可以不去，因为我把挣来的錢交給我的阿媽，是足够养活我的，我的阿媽因此就告訴他們，如果他們肯答应，她要請这位貴妇人(她是这样叫我的)做她的助手，教导小孩，这件事我可以干得很好，因为我做活很巧，虽然我的年紀还不大。

但是城里貴婦人們的恩德还不仅只如此。她們听說我不像从前那样由公家供給，比以前更常給我錢。我长大后，她們叫我替她們做許多工作，像縫衣服，补花边，做帽子等等，她們不只給我工錢，还教我怎样做，所以我这时真是我所理想的貴婦人了，因为那时我还不到十二岁，除了購置衣服同給我阿媽我的生活費之外，我袋里还常常有余錢。

貴婦人們还常把她們自己或者孩子們的衣服給我，袜子，裙子，长袍等等，这些东西我的老阿媽像母亲一样替我料理，好好地保存着，叫我一件一件修补改制过，穿起来頂好看的，她那一副管家的本領真是罕見！

后来有一位貴妇人非常喜欢我，一定要我到她家里去，她說，要她的女兒和我同住一个月。

这虽然是她的一番好意，但是我的老阿媽對她說，除非是她决定永久留我在她家里，这次长期的邀請对于这小貴妇人是害多益少的。“这也是真的，”那位貴婦人說，“那么我只要她先在我家里住一个星期，看看我的女兒同她能不能够合得来，看看她的脾气好不好，然后我再告訴你以后怎么办；假使有誰像从前那样来看她，你同她們說你已經把她送我这里来了。”

这种办法也可說是謹慎極了，我就到这位貴妇人家里去。但是我很喜欢那两位姑娘，她們也頂喜欢我，所以当我回来的时候，我是不胜依依的，她們也是同样地惜別。

然而，我还是和她们分别了，回来跟我这位诚实的老妇人又同住了一年。我现在很能够帮她的忙，因为我已经十四岁了，按我的年纪可以说长得很高，看起来很有点大人样子，但是我在那位贵妇人家学会了享受舒适的生活，回到旧地方，就不像从前那样安心，心里想能够当一个真正的贵妇人的确也很不错，我现在对于贵妇人这几个字已经有了和以前大不相同的了解。我既然以为做个贵妇人是很妙的事，也就爱和贵妇人们住在一起，所以总想能够再到那里去。

当我十四岁三个月的时候，我那位慈爱的老阿妈——我应当叫她母亲——病死了。我那时的境况实在可怜。当穷人们被送进坟墓的时候，解散他们的家庭是很容易的事，所以这位贫苦的好妇人安葬之后，她所管的教区里的孤儿立刻由教区执事送到别处去抚养，她办的学校也关了门，学校里孩子没有事干，只好呆在家里，等着把他们送到别的地方去。至于她所留下的东西，她的女儿，一个结了婚的妇人，立刻全部拿走，搬运东西的时候，他们只是和我开玩笑，说这位小贵妇人如果高兴，现在可以自立门户了。

我几乎吓傻了，不知道怎么办好，因为我好似被人赶出门外，走到茫茫的世界里。更坏的是，我有二十二个先令在这诚实的老妇人手里，这就是这小贵妇人在世界上全部的财产，当我问她的女儿要的时候，她还骂我，说这件事同她毫无相关。

那位贤良的穷妇人的确告诉过她的女儿，说这笔钱放在什么地方，是那小孩子的钱，她还有一两回叫我去，要亲手交还我，但是不幸得很，我都是刚好不在那里，我回来的时候，她已经快死了，不能够讲这件事了。但是她的女儿到底还老实，后来把钱给了我，虽然起先对我很残忍。

我現在真是個可憐的貴婦人了，當天晚上我就得離開那里，到茫茫的世界里去，因為她的女兒把東西全搬走了，我連個住宿的地方也沒有，一塊麵包也吃不到。好像有幾個鄰居曉得了我的境況，動了惻隱之心，跑去通知我在她家里住過的那位貴婦人。她立刻打發僕人來接我，我就帶了我所有的東西，跟着她們同去，心里自然是很快活的。起先那種可怕的情況在我心中留下很深的印象，我現在已經不想當什麼貴婦人了，甘心做一個僕人，隨便她們讓我當哪種僕人。

但是我這位慷慨的新主人在任何方面都比我從前那位賢良婦人強，財產自然也比她多，不過在誠實方面，她是趕不上我的老阿媽，因為雖然這位貴婦人也是非常公平的，可是無論在什麼時候我都不應該忘記說，我的阿媽不管多麼窮，她是世界上一個再誠實不過的女人。

這位慈愛的貴婦人剛剛把我帶走，城里的第一位貴婦人——那位市長太太——就叫她的兩個女兒來照顧我。還有一家，是我當小貴婦人的時候留心過我的，現在也來找我到他們家里去。所以真可以說她們都在捧我，而且得不到我的都很生氣，特別是市長太太，她以為她的朋友把我搶去。她說照道理我應當是她的，因為她是第一個注意到我的人。可是已經得到我的那家卻不肯放我走。至于我自己，呆在我現在所住的那家已經再好沒有了。

我在那家住到十七歲出頭，凡是良好的教育，我全受到。那位貴婦人聘有幾位教師到家里教她女兒跳舞，說法文，寫文章，還請人來教她們音樂。我老是同她們在一起，自然學得也同她們一樣快。雖然那些先生並不是為我請的，可是二位小姐由教導所得來的，我却靠着模仿同詢問也學會了。總之，我像她們一

样能够跳舞，說法文，而且我唱得比她們好，因为我的声調比她俩都强得多。弹古筝或者小瑟，我的进步沒有那么快，因为我自己沒有乐器可以練習，只得当她們沒有弹的空兒，借她們的用一用，但是我学得还不错，后来二位小姐又买了两架乐器（一把古筝，一把小瑟），她們自己就教我弹。至于跳舞，她們不得不叫我学对舞，因为她們总是要我来凑成整数，而且她們本来就非常願意把人家教她們的轉教給我，其热心的程度和我想学的热情是一样高。

这样子，我受到一切良好的教育，就是我生下来是和她們一样的贵妇人，我的教育也不过如此。在某些方面，我还要胜过我的小姐，虽然她們的地位在我之上，这就是因为我有很高的天赋，不是她們的富貴所能办到的。第一，我分明比她們长得漂亮。第二，我的身材比她們好看。第三，我唱得好，那是說我的声調比她們强。請讓我声明：这些話并不是我自己的意思，凡是認得那家的人都这么說。

除了这許多优点之外，我又具有女性共有的虛荣心，我很知道人家都真觉得我很漂亮，或者可以說把我当做絕代美人，我对自己的贊美自然也不下于任何人。我特別爱听人們談論我的姿容，这是我常常听到的，听到了觉得非常快活。

从生下来一直到这个时候，我的生活可以說是很平靜的，不只大家都知道我住在一个良善的人家，那家的声望远播四方，誰都晓得那家的人全是很規矩的，具有各种美德，而且人們也都看我是个規矩守礼，真淑賢慧的小姑娘，我一向的性格也的确是这么好；我沒有机会去打什么坏主意，或者去尝一尝邪恶的引誘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但是我所感觉驕傲的美貌却做了我墮落的种子，或者可以



說我的虛榮心是我失身的根源。我所栖居的那家的貴婦人有两个兒子，一对行为端正，前途無限的青年。这真是我的不幸，我同他們两位都很好，可是他們对待我，各有各的态度，大不相同。

大的一位是个纨绔子弟，他不只懂得乡下的事，就是城里的事也很熟悉。虽然他賦性輕浮，会有不道德的举动，但是他太聪明了，絕不肯花很大的代价来寻快乐。他开头設的圈套是一切女人所最容易落进去的，那就是，他一有机会，就拚命贊美我长得多么漂亮(他是这么說)，态度多么可爱，举止多么端方和其他这类的話。他做得那样得法，那样巧妙，他勾引女人的手段簡直同他打鷓鴣的本領一样高明。有时他知道我虽然不在面前，却在可以听得到他的談話的附近地方，故意向他妹妹稱贊我。他的妹妹会輕輕地对他說，“小心些，哥哥，她会听到。她只在隔壁。”他立刻不講这事了，声音更放低些，好像起先真是不晓得似的，承認他不該这么大声說。过了一会，仿佛是偶然忘記似的，又大声地頌揚我。我既是那么爱听人家的贊美，自然不会失去机会，而不去仔細地諦听。

他既然这样把魚餌放在鈎上，一些也不費力地将魚鈎放在我的当前，就公开地来弄他的把戏了。有一天他走过他姊妹的房間，我正在那里替她穿衣服，他很高兴地走进来。他对我說：“啊，柏蒂姑娘，你好嗎？你脸上着了火沒有，柏蒂姑娘？”我跟他行个礼，双頰羞紅起来，一句話也沒有說。小姐說：“你怎么这样講話，兄弟？”他說：“我們刚才在楼下談論她整整談了半个鐘头。”他姐姐說：“对于她，你們說不出什么坏話来，这是我可以相信的，所以不管你們說什么都不碍事。”“不，”他說，“我們絕不是說她的短处，我們却講了她許多好話，我告訴你，我們都在那里稱贊柏蒂姑娘，公認她是科尔拆斯特城里最美丽的少女。总而